



84.8
4-56
3:1

集全多一聞



店書明開

全集總目

卷首

郭沫若先生序……………一

朱自清先生序……………二三

事略……………二五

年譜……………二九

甲集 神話與詩

伏羲考……………三

龍鳳……………六九

姜嫄履大人跡考……………七三

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八一

全集總目

說魚……………二七

司命考……………三九

道教的精魂……………四三

神仙考……………五五

歌與詩……………八一

說舞……………九三

文學的歷史動向……………一〇二

「七十二」……………一〇七

端午考……………一二

端節的歷史教育……………二九

屈原問題……………四九

人民的詩人——屈原……………五九

一

01356

什麼是九歌……………二六三

天問釋天……………三二三

怎樣讀九歌……………二七九

楚辭校補……………三三九

「九歌」古歌舞劇懸解……………三〇五

敦煌舊鈔本楚辭音殘卷跋……………四九七

廖季平論離騷……………三三五

釋小倉……………五〇七

匡齋尺牘……………三三九

釋省俗……………五一五

乙集 古典新義

周易義證類纂……………

釋朱……………五二七

詩經新義……………

釋爲釋豕……………五三七

詩經通義……………

釋國……………五四五

詩新臺鴻字說……………二〇一

釋余……………五五九

爾雅新義……………二〇九

釋羔……………五六三

莊子內篇校釋……………二三三

釋桑附釋燥釋隰……………五六五

莊子……………二七五

釋不……………五七三

離騷解詁……………二九一

瑛堂雜識……………五八一

大豐殿考釋……………六〇三

周邦王壺跋……………六〇九

丙集 唐詩雜論

類書與詩……………三

宮體詩的自願……………二

四傑……………三

孟浩然……………三

賈島……………三

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四

岑嘉州繫年考證……………一〇一

杜甫……………一四三

英譯李太白詩……………一五七

丁集 詩與批評

死水……………三

紅燭……………三三

白朗寧夫人的情詩……………二二七

山花……………二二九

冬夜評論……………一四一

女神之時代精神……………一八五

女神之地方色彩……………一九五

裴默伽亞謨之絕句……………二〇三

「烙印」序……………二三三

「西南采風錄」序……………二二七

「三盤鼓」序……………二三三

時代的鼓手……………二三三

文藝與愛國——紀念三月十八……………二二九

鄧以蛰「詩與歷史」題記……………二四二

詩人的橫蠻……………二四三

詩的格律……………二四五

先拉飛主義……………二五五

戲劇的歧途……………二七二

泰果爾批評……………二七五

談商籍體……………二八一

論「悔與回」……………二八三

戊集 雜文

家族主義與民族主義……………三

復古的空氣……………三七

什麼是儒家……………三三

關於儒·道·土匪……………三九

從宗教論中西風格……………三五

五四運動的歷史法則……………三一

五四斷想……………三七

調整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語文學二系

機構芻議……………三九

婦女解放問題……………四三

偉大的事實不朽的意義……………四九

可怕的冷靜……………五五

愈戰愈強……………五九

一個白日夢……………六三

畫展……………六七

「新中國」給昆明一個耳光罷……………七一

「一二·一」運動始末記……………七三

謹防漢奸合法化……………七七

己集 演講錄

組織民衆與保衛大西南……………三

五四歷史座談……………七

給西南聯大的從軍回校同學講話·····	二一
獸·人·鬼·····	一五
八年的回憶與感想·····	一七
民盟的性質與作風·····	二三
新文藝和文學遺產·····	二九
戰後文藝的道路·····	三一
論文藝的民主問題·····	三九
詩與批評·····	四三
艾青和田間·····	五二
最後一次的講演·····	五三

庚集 書信

給梁實秋吳景超翟毅夫顧毓琇熊佛西諸先生·····	三
給左明先生·····	四三
給游澤承先生·····	四五

全集總目

給饒孟侃先生·····	五一
給臧克家先生·····	五三
家書·····	五九

辛集 詩選與校箋

風詩類鈔·····	三
樂府詩箋·····	九五
易林瓊枝·····	一三九
唐詩大系·····	一五三
現代詩鈔·····	四五一

吳晗先生跋·····	一
編後記·····	五



聞先生結婚之日在滄水老家門口所攝的合家歡。自左至右第二排第三和第五位是聞先生的母親和父親。第三排第一位是聞先生的夫人，聞先生本人在末排第二位。

聞先生留影



學生時代



民國二十七年
在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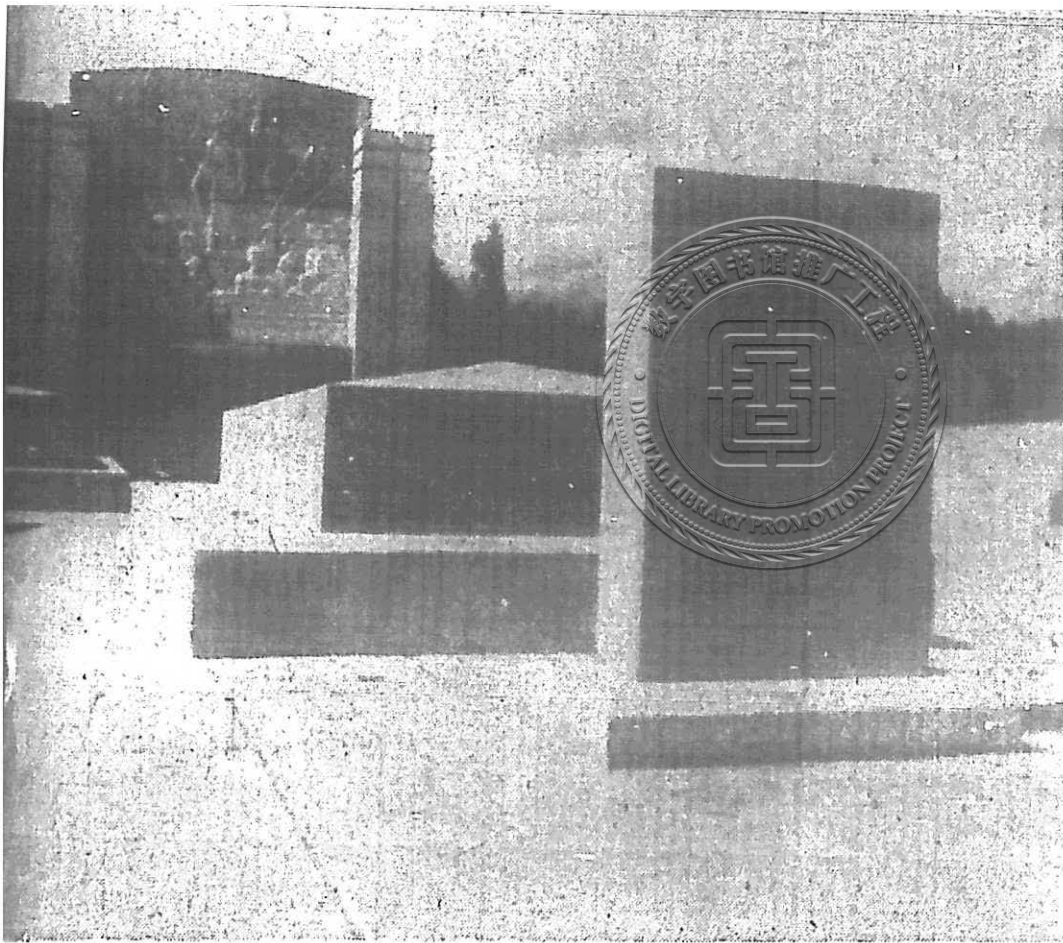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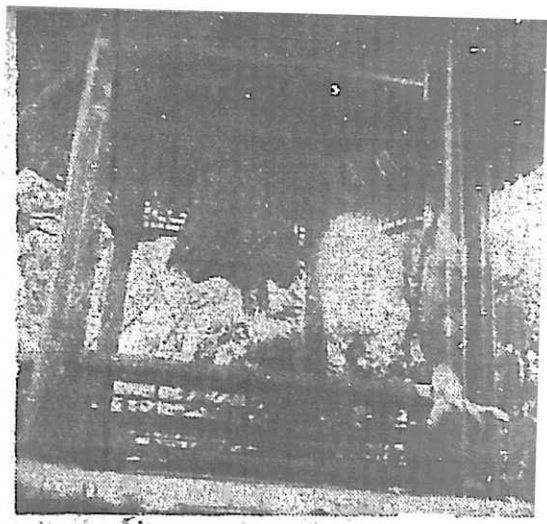


剛到昆明參加‘祖國’上演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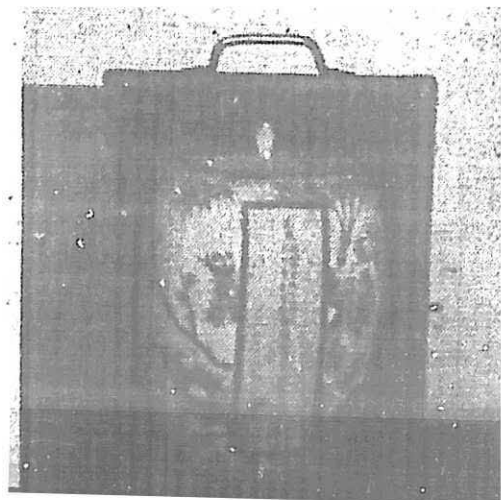


出國以前

勝利以後



上右，清華園中的聞亭；
上，聞先生的衣冠塚，在
昆明聯大校園的東北角；
下右，聞先生的骨灰盒。





聞先生雕刻石章



聞先生書法手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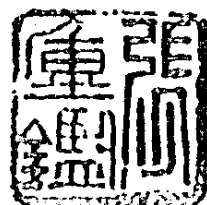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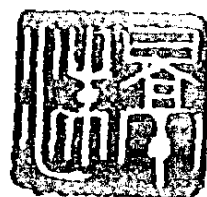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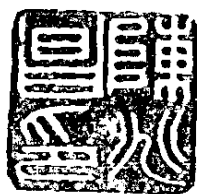


石板沖



聞先生自長沙赴
昆明途中寫生

飛
雲
崖



張先生所刻之印章

郭序

最近吳辰伯先生把聞一多全集的稿子從北平給我寄了來，我費了兩個禮拜的工夫細細地校讀了兩遍，校補了一些謄錄上的錯誤和奪落，填寫了一些古代文字，更把全部的標點統一了。全稿的字數我沒有過細計算，大約總在一百萬字以上吧。在這裏面關於文化遺產的部分要占四分之三，關於近代學識，特別是參加民主運動以來的著述，僅占極少數。因此從這整個的遺稿上便給了我一個這樣的印象：一棵茁壯的向日葵剛剛纔開出燦爛的黃花，便被人連根拔掉，毀了。

「千古文章未盡才」這是夏完淳哭他的內兄錢漱廣的一句詩，這兩三個禮拜來老是在我的腦子裏和口角上盤旋着。聞一多先生的大才未盡，實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他假如不遭暗害，對於民主運動不用說還可以作更大的努力，就在學問研究上也必然會有更大的貢獻的。

一多對於文化遺產的整理工作，內容很廣泛，但他所致力的對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詩與詩人。關於秦以前的東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話傳說的再建之外，他對於周易，詩經，莊子，楚辭這四種古籍，實實在在下了驚人的很大的工夫。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這樣感覺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賅博，立說的新穎而翔實，不僅是前

無古人，恐怕還要後無來者的。這些都不是我一個人在這兒信口開河，凡是細心閱讀他這全集的人，我相信都會發生同感。我現在姑且舉兩個例子在這兒。

第一，他有一篇詩新臺鴻字說，解釋詩經邶風新臺篇裏面「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的那個鴻字。兩千多年來讀這詩的誰都馬虎過去了，以為是鴻鵠的鴻，但經一多先生從正面反面側面來證明，纔知道這兒的「鴻」是指蟾蜍即蝦蟆。古人會叫蝦蟆或蟾蜍為「苦蠶」，見廣雅釋魚和名醫別錄苦蠶就是鴻的切音了，苦蠶為鴻亦猶窟窿為孔，喉嚨為亢，而更巧妙的是有一種草名叫屈龍的，別名也叫着鴻。淮南子墜形篇「海閭生屈龍」，高誘注云「屈龍，遊龍鴻也。」這確是很重要的發現。要把這「鴻」解成蝦蟆，然後全詩的意義纔能暢通。全詩是說本來是求年青的愛侶卻得到一個弓腰駝背的老頭子，也就如本來是想打魚而卻打到了蝦蟆的那樣。假如是鴻鵠的鴻，那是很美好的鳥，向來不含惡義，而且也不會落在魚網子裏，那實在是講不通的。然而兩千多年來，差不多誰都以這不通為通而忽略過去了。

其次，再舉天問釋天裏而解釋「願菟」的一條吧。「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願菟在腹？」這是問的月亮的情形。向來的人都把願和菟分開來，認為願是願望，而菟就是兔子。到了清代的毛奇齡，認為願菟不能分開，是月中的兔名，算是進了一步。直到聞一多先生，纔又舉出了十一項證據來，證明願菟就是蟾蜍的別名。蟾蜍一名居蟾，與願菟實一音之轉。同一轉語則為科斗為活東，與蟾蜍實為一體。漢少室神道闕刻月中蟾蜍四足一尾，宛如

科斗後期之形，故知顧菟亦卽科斗。聞先生舉了十一例以證成其說，雖然他還在浩歎「既無循以起屈子於九泉之下以爲吾質，則吾雖辯，其終不免徒勞乎？」但我敢於相信，他的發現實在是確鑿不易的，並不是「徒勞」。

像這樣細密新穎地發前人所未發的勝義，在全稿中觸目皆是，真是到了可以使人眩惑的地步。這樣一位富有發明力的天才，我隱隱地感覺着，可惜是用在文字學或文獻學這一方面來了，假如是用在自然科學或技術科學方面，不會成爲更有益於全人類的牛頓和愛迪生嗎？我固然無心要在文獻學和自然科學或技術科學中定出軒輊，用科學的方法來治理文獻或文字，其實也就是科學，但如站在功利的立場，那價值的廣狹，的確是大有由旬的。雖然在中國也儘有的是這樣的功利學者，認爲一個古字古義的發明實不亞於天文學家發現了一個星球。或許是，但我並不想那樣誇張地看，我相信聞一多先生也不會那樣誇張地看的。

聞先生治理古代文獻的態度，他是承繼了清代樸學大師們的考據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學的緻密。爲了證成一種假說，他不惜耐煩地小心地繙遍羣書。爲了讀破一種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徹底的準備。這正是樸學所強調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一多是把這種精神澈底地實踐了。唯其這樣，所以纔能有他所留下的這樣豐富的成績。但他的澈底處並不是僅僅適用於考據，他把考據這種工夫僅是認爲手段，而不是認爲究極的目的。請看他在楚辭校補的引言上所說的這樣的話吧：

較古的文學作品所以難讀，大概不出三種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時代背景與作者個人的意識形

態，因年代久遠，史料不足，難於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語言文字，尤其那些「約定俗成」的白字（訓詁家所謂「假借字」）最易陷讀者於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後作品而產生的傳本的譌誤，往往也誤人不淺。楚辭恰巧是這三種困難都具備的一部古書，所以在研究它時，我曾針對着上述諸點，給自己定下了三項課題：（一）說明背景，（二）詮釋詞義，（三）校正文字。

凡是古書，這三種困難都是具備着的，事實上並不限於楚辭，因而他所規定的三項課題，其實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獻上的共通課題；尤其是第一項，那是屬於文化史的範圍，應該是最高的階段。但中國自秦漢以來兩千多年，實在還沒有產生出過一部好的文化史。專家的研究也是同樣。漢儒的研究是在第二第三階段上盤旋，宋儒越躍了第三階段，只是在第二階段的影子上跳躍。清儒又回到第二第三階段上來，然而也只在這裏盤旋，陶醉於訓詁名物的糟粕而不能有所超越。這是當然的，要想知道「時代背景」和「意識形態」，須要超越了那個時代和那個意識纔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能超越那個時代和意識，那便無從客觀地認識那個時代和那個意識，不用說是更不能夠批判那個時代和那個意識。就像孩兒期中孩兒自身不明白自己的處境和意識一樣，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停滯也就必然地匯成了封建意識的污瀝。要澄清這污瀝，今天正是時候了。

我們再看一多先生在楚辭校補的引言中敘述着他的苦衷吧。他認為他所擬定的三項課題，最好是同時交卷，然而為情勢所迫，他一時不能夠全部完成，「只好將最下層，也是最基層的第三項——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